



砒霜与情花：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关系中的毒与爱

**Arsenic and the Passion Flower: Poison and Love in the Marriage of
Gong Sunzhi and Qiu Qianchi**

洪菀君

ANG WAN JUN

21ALB06500

指导教师：陈明彪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砒霜与情花：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关系中的毒与爱

**Arsenic and the Passion Flower: Poison and Love in the Marriage of
Gong Sunzhi and Qiu Qianchi**

洪菀君

ANG WAN JUN

21ALB06500

指导教师：陈明彪博士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6**

Copyright Statement

© 2026 Ang Wan Jun. All right reserved.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Chinese Studie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represents the work of the author, except where due acknowledgment has been made in the text. No part of this final year project report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ether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or UTAR, in accordance with UTAR'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olicy.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ii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4
第四节 研究范围	7
第五节 研究方法	8
第六节 论文架构与研究难题	9

第二章 婚姻的缔结：权力雏形与“爱”的真伪

第一节 裘千尺的负气出嫁	10
第二节 婚姻初期的权力结构	11
第三节 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感情	13
第四节 “闭穴功夫”的隐喻：压抑的功夫，压抑的人格	15

第五节 小结	17
第三章 情花之毒：背叛、报复与人性试炼	
第一节 情花的双重隐喻	18
第二节 公孙止的背叛	20
第三节 柔儿事件	21
第四节 裘千尺的心里	22
第五节 身中情花毒的对比	23
第六节 小结	24
第四章 砒霜与同归于尽：牺牲与余论	
第一节 重逢与对峙：砒霜之恨	26
第二节 公孙绿萼：父母婚姻的牺牲品	27
第三节 跨文本对比：天山双鹰——殉情与相杀的对照	30
第四节 小结	33
第五章 结语	34
参考文献	37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资料，皆已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洪苑君 ANG WAN JUN

学号：21ALB06500

日期：2026 年 4 月 22 日

摘要

金庸《神雕侠侣》中的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是常被研究者忽视的“怨偶”典型。这段婚姻以“砒霜”与“情花”为核心符号，前者象征致命的伤害与恶意，后者代表甜蜜却暗藏危机的爱情。本研究采用文本细读法，还原柔儿事件、重逢对峙、公孙绿萼之死等关键情节，剖析人物的心理逻辑；并引入跨文本对比，与《书剑恩仇录》中天山双鹰，即陈正德和关明梅的怨偶婚姻进行对照。研究发现：第一，婚姻初期权力与地位不平等，裘千尺确有真情，公孙止是否爱过则无法确认。但权利的失衡使到他们的婚姻关系异化。第二，柔儿事件中，公孙止杀柔儿自保、假意悔过、挑断妻子经脉将其囚入地底石窟，暴露其隐忍虚伪的本性。裘千尺在目睹公孙止杀柔儿全程后仍放下警惕，根源在于自负而非爱。第三，女儿公孙绿萼自幼以为丧母，父亲冷漠待她，她在冰冷中长大却善良真诚。当她听到父亲要密谋伤害自己，万念俱灰下，她撞剑而死。第四，情花毒对比显示，公孙止在生死抉择面前选择杀情人以自保，杨过则宁死不屈。情花丛作为“情感试炼场”，检验的不是武功，而是人性底色。第五，与天山双鹰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同是争吵一生的怨偶，双鹰因爱生疑、殉情而终，公孙止夫妇则因权力博弈、根基不平等而同归于尽。本研究填补金庸研究中“失败婚姻”叙事的空白，揭示婚姻中权力、情感与人性的复杂交织的情况，此为理解亲密关系中的控制与反控制提供文学层面的参照。

【关键词】金庸；神雕侠侣；公孙止；裘千尺；情花；砒霜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这些年，他们一直默默支持我求学，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给了我最大的自由与信任。每次离家返校，他们总是担心我吃不好、穿不暖，往我行李里塞满东西。写论文的这段时间，他们时常打电话来，说得最多的不是“写完了吗”，而是“别太累，身体要紧”。他们的牵挂和包容，是我能够坚持走到今天最重要的理由。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陈明彪老师。从选题到定稿，老师给了我很多宝贵的建议。我曾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反复犹豫，不知道哪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研究；写到一半的时候，也常常断了。思路卡住。在这些时候，老师没有催促我，反而耐心地帮我分析，让我慢慢想清楚。每次讨论，老师都会认真阅读我的稿子，指出问题，也会肯定我的想法。老师治学的严谨和对学生的用心，让我在这段写作过程中学到了很多。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两位好朋友。在写论文的日子里，我们互相督促、彼此打气，一起泡图书馆，一起讨论各自的研究问题，也一起熬夜赶进度。遇到瓶颈时，他们总是耐心听我倾诉，帮我理清思路；碰到困难时，陪我一起想办法。因为有了他们，这段辛苦的路变得没那么难熬。我们像家人一样，彼此扶持，一起成长。

感谢所有在这段求学路上给予我帮助和温暖的人。

第一章 绪论

金庸武侠作品构建的江湖世界，是中国文学中极独树一帜的存在。在其诸多作品里，爱情与婚姻的描绘丰富多元，为故事增添了深厚的情感底蕴。作为金庸的经典之作之一的《神雕侠侣》，不仅以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故事动人心弦，还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构建了复杂多样的情感关系。

公孙止与裘千尺作为故事中的配角，他们的婚姻充满了戏剧性与悲剧色彩。在绝情谷这个特殊的背景下，他们的婚姻发展与“砒霜”和“情花”紧密相连。砒霜，本是剧毒之物，在他们的婚姻里象征着致命的伤害与恶意；情花，美丽却带刺，触碰即中毒，恰似这段婚姻中看似美好却暗藏危机的爱情。二者交织，映射出这段婚姻中权力的争夺、情感的扭曲以及人性的复杂。

这种独特的婚姻关系，在武侠文学的大框架下显得尤为特殊，既展现了金庸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洞察，也为研究武侠小说中的婚姻叙事提供了独特的样本。从更广泛的文学研究领域来看，它有助于拓展对文学作品中婚姻主题的理解，也能为探讨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构建了一个波澜壮阔且充满侠义柔情的江湖世界，其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而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关系极具独特性与研究价值。在这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武侠世界里，爱情与仇恨交织，权力与欲望碰撞。绝

情谷谷主公孙止与铁掌帮千金裘千尺的畸形婚姻却以其极端化的情感形态与符号隐喻，成为解读金庸小说婚姻伦理的重要切口。公孙止与裘千尺的故事，宛如一首悲歌，唱出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

传统武侠小说往往将“侠义”置于叙事优先级，婚姻与情感多作为侠义精神的附属存在，然而金庸突破这一框架，在《神雕侠侣》中展现了情爱与人性的矛盾与冲突。¹在这一系列的情感模式中，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呈现出“怨偶”的特征，彻底剥离了“侠侣”叙事的浪漫滤镜。

在绝情谷这一封闭空间中，金庸设置了“砒霜”与“情花”两个高度象征化的符号。裘千尺发现公孙止与柔儿私通并密谋私奔后，在二人计划私奔当日，先后将柔儿与公孙止推入情花丛，使二人身中情花毒。情花毒需以绝情丹化解，但裘千尺早已将全部绝情丹浸入砒霜水中。若要解毒，便会被砒霜毒死；若不解毒，则会被情花毒折磨至死。她只留下一枚未被砒霜浸过的绝情丹，逼公孙止在自己与柔儿之间做出选择。砒霜与情花，在此都成了裘千尺控制公孙止、逼迫他就范的工具。

此外，从学术研究角度来看，当前金庸研究对“情”的讨论多集中于理想化爱情模式，忽视了诸如公孙止与裘千尺这类“失败婚姻”的叙事价值。夫妻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伤害与报复的循环逻辑，揭示了亲密关系中权力异化的普遍现象。裘千尺对公孙止的控制欲，远非金庸笔下黄蓉、小龙女等人对夫君之控制可比，她的作为也确实伤害了公孙止的自尊心。因此，裘千尺与公孙止的婚姻不仅

¹ 刑海霞，〈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页37。

丰富了《神雕侠侣》的情感维度，也为理解金庸作品中情与理、爱与权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神雕侠侣》中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关系，力求从多维度进行深入剖析。

在学术层面，当前的金庸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侠侣”和“英雄”等主流形象上，对“怨偶”叙事的关注度明显不足。公孙止与裘千尺这对夫妻，长期处于研究视野的边缘。本研究以他们为切入点，揭示金庸对婚姻关系的复杂认知，他们的关系既非浪漫化的“江湖侠侣”，也非简单的“善恶对立”模式，而是一种权力博弈下的情感异化。这有助于填补金庸研究中“失败婚姻”叙事的空白，拓展武侠小说情感书写的讨论维度。

在现实层面，这段婚姻暴露出的权力控制、情感剥削、创伤循环等问题，与当代社会中因权力失衡导致的情感暴力现象形成镜像对照。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悲剧，正是一面镜子——它让当代读者看到：当婚姻中的权力从“维系关系的手段”异化为“控制与报复的工具”，亲密关系将走向毁灭。通过对这段关系的剖析，可以助力读者识别现实婚姻中的毒性因素，进而反思如何在平等基础上构建健康和谐的亲密关系。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金庸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集大成者，其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情爱世界一直是学术界持续关注的焦点。陈墨在《情爱金庸》的引言中，便系统地指出了金庸小说情爱书写的严肃性、丰富性与深刻性。²严家炎在《金庸小说论稿》中将“情”与“义”、“武”并列为金庸小说的三大内容支柱，认为纯情故事极大丰富了武侠小说的人性内涵。³学界针对《神雕侠侣》的情爱关系已产出大量成果，但大多集中在杨过与小龙女的主线爱情，以及其他正面或悲情的情爱模式。相比之下，对公孙止与裘千尺这对怨偶婚姻悲剧的专门研究仍较为零散，多作为其他主题的佐证，此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空间。

目前相关研究大致上可分为四类：

一、作为情爱类型与人性论的例证。在许多研究里，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常被用作反面典型，用以论证爱情与人性的扭曲。陈墨在《情爱金庸》中指出裘千尺将夫妻关系异化为母子、师徒、主仆关系，权力结构严重不对等，加之对公孙止人格的轻视，最终激发其反叛之心。⁴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中，陈墨又将公孙止的闭穴功夫视为人格寓言，认为其自私懦弱又凶狠毒辣的性格⁵正是长期压抑后的极端反弹。⁶同时，他指出裘千尺任性霸道、愚昧无知，是婚姻

² 陈墨，《情爱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iii-x。

³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页 40。

⁴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⁵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页 142。

⁶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43-146。

悲剧的重要原因。⁷此外，在《细读金庸》的逐回评点中，陈墨还对二人的深层心理做了进一步剖析。他认为，公孙止外表道貌岸然，内里却残酷无道、卑鄙无耻，善于伪装，乃至自欺而不自知。⁸而裘千尺与公孙止之间的根本症结，在于“妇对夫有爱而无敬，故而其爱落空；夫对妇有敬无爱”，这份畏惧与敬重最终反而成为背叛的根源。⁹这种解读超越了简单的善恶二分，深刻地揭示出人性本身的弱点。陈岸峰在《解构金庸》中，从情之正变的角度审视这对夫妇，认为公孙止为人既好色又歹毒，全然不知道情为何物，¹⁰裘千尺同样狠辣，二人互相残害，恰与杨过、小龙女的一往情深形成强烈反差，¹¹凸显金庸情爱书写的多元性。

二、空间叙事与象征意象研究。邓嘉祺在〈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指出，绝情谷不只是故事场景，更是象征人物性格与价值冲突的空间，其阴冷闭塞恰与二人自私残忍的人格相呼应。情花香甜却苦涩、带刺、多苦果，也正是二人由爱生恨、互相伤害的婚姻隐喻。¹²陈墨在《文化金庸》中亦指出，情花并非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是文化心理的象征，它种种的特性都是对情的隐喻。¹³这一思路明确了情花的符号意义，也为本论文以情花与砒霜作为核心隐喻展开分析，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⁷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51-152。

⁸ 陈墨，《细读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32。

⁹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¹⁰ 陈岸峰，《解构金庸》（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20），页 104。

¹¹ 陈岸峰，《解构金庸》，页 108。

¹²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1 年第 4 期，页 28-30。

¹³ 陈墨，《文化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 256。

三、女性主义与性别权力视角。陈曦在《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中，将裘千尺与黄蓉等最终“回归夫权”的女性相对照，认为裘千尺以武功和恩情建立的强势地位，是对传统男权的颠覆。公孙止的极端报复，则隐含男性对强势女性的恐惧，象征男权对“大母亲”式女性的打压与回归。¹⁴邢海霞在《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中以强权驾驭丈夫，最终导致两人因情生恨、互相算计。¹⁵这类研究从权力结构切入，与本文思路高度契合。

四、作为多元情爱模式中的反面类型。曾玟莲在《〈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中，将二人关系归为“独占强势的爱情”，认为这段女强而男弱的婚姻之所以毁灭，在于裘千尺的强势专擅伤害公孙止自尊，而公孙止则以背叛与残酷报复回应。两人都不懂得爱情需要平等、尊重与包容，违背了爱的本质。¹⁶

总体来看，前人已从性格、象征、空间、权力、情爱类型等角度对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悲剧做出了不少深刻的阐释，也普遍认同权力不对等是悲剧的核心。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较少关注二人关系演变的来龙去脉；同时，对“砒霜”这一核心意象及其象征的“恨之毒”，与情花所象征的“爱之毒”之间的内在关联与主题递进，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因此，本论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聚焦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以“情花”与“砒霜”为双重核心隐喻，分别对应爱之毒所承载的控制与压抑，以及恨之毒所导向的报复与毁灭，完整梳理二人从婚姻缔结、权力博弈到最终同归于尽的全过

¹⁴ 陈曦，《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重庆：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页19。

¹⁵ 邢海霞，《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页38。

¹⁶ 曾玟莲，《〈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台北：淡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页139。

程，从而更深入地揭示这段畸形婚姻的本质，及其所蕴含的人性、权力与爱情异化的深层意义。

第四节 研究范围

本研究聚焦于《神雕侠侣》中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关系，以绝情谷这一地点为切入点，全面剖析他们两人从相识、结合到决裂的全过程。本文深入挖掘在这一个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毒”与“爱”的表现，包括人物的言行举止、内心想法、情感变化等。《神雕侠侣》为核心场域，以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为主，剖析其关系的演变。

具体而言，研究范围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婚姻缔结阶段的权力结构与情感真相；第二，婚姻破裂阶段的关键情节，公孙止出轨柔儿，被裘千尺发现后二人被推入情花丛，公孙止为自保杀死柔儿，继而囚禁妻子；第三，婚姻的悲剧对下一代的影响，也就是公孙绿萼如何映照出父母的婚姻；第四，情花毒在公孙止与柔儿，以及杨过与小龙女身上的不同反应；第五，婚姻结局的分析及与《书剑恩仇录》天山双鹰的对照。

在现实意义层面，本研究期望通过对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关系的剖析，为当代社会中婚姻关系里存在的权力异化现象提供文学层面的镜像参照，警示人们情感支配与报复心理对亲密关系可能造成的毁灭性后果。

本研究采用的《神雕侠侣》版本为广州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新修版。选择该版本的原因如下：第一，新修版是金庸先生晚年亲自定稿的版本，最能体现其

最终的文本立意与叙事追求。第二，新修版对旧版部分情节漏洞与逻辑矛盾做了修正，人物动机更清晰、叙事更完整，作为学术分析的文本基础更为可靠。第三，新修版是目前最通行、最易获取的版本，便于读者与研究者查阅核对原文。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细读法与对比分析法。

文本细读法主张以文本为中心，通过反复、仔细地阅读来分析和阐释作品本身。¹⁷本研究运用文本细读法，从《神雕侠侣》中抽取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相关的关键情节，包括柔儿事件、对情花的描写、重逢对峙、公孙绿萼之死等，对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动作细节进行分析，揭示这段婚姻从权力与地位的不对等到互相毁灭的演变。

对比分析法包括同一文本内的对比与不同文本间的对比。同一文本内的对比是比较公孙止和柔儿与杨过和小龙女面对情花毒的不同反应，揭示情花丛作为“情感试炼场”的检验功能。不同文本间的对比把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与《书剑恩仇录》中的天山双鹰，陈正德与关明梅的婚姻进行对照，通过两对怨偶的不同结局，揭示权力结构是否平等如何决定婚姻的走向。

¹⁷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153。

第六节 论文架构与研究难题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梳理研究背景、目的、前人成果、研究范围与方法。第二章分析婚姻的缔结，探讨权力不对等如何埋下“毒”的种子，并追问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感情真相。第三章聚焦情花之毒，还原柔儿事件的细节、剖析人物心理，并通过公孙止和杨过身中情花毒对比揭示他们人性的底色。第四章解读结局的隐喻，分析砒霜作为“恨之毒”的象征意义，并以公孙绿萼和天山双鹰为对照，深化对这段婚姻的理解。第五章为结论，总结研究发现与局限。

本论文在写作过程中面临以下几个难题：

第一，公孙止内心活动的缺失。小说从未直接描写公孙止的内心活动，读者只能从他的外部行为反推他的情感状态。这给“公孙止是否爱过裘千尺”这一问题的追问带来了根本性困难。本文的处理方式是：承认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转而聚焦于可以确认的两件事：一、裘千尺确实爱过公孙止，二、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力不对等的基础之上。

第二，跨文本对比案例的选择。为了凸显公孙止夫妇婚姻的特殊性，本文选择了天山双鹰作为对照案例。两对怨偶的争吵根源、感情根基、结局走向均有明显差异，通通过对比可更清晰地展现权力结构对婚姻走向的关键作用。

第三，论述篇幅与研究深度的平衡。公孙绿萼的悲剧、情花毒的人物对照、天山双鹰的跨文本比较等内容均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本文在保证核心论点完整的前提下，对论述范围与篇幅做了适度的控制。

第二章 婚姻的缔结：权力雏形与“爱”的真伪

第一章已梳理了前人研究成果与本文的研究方法，本章将进入具体分析。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始于一场偶然，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权力不对等的种子。裘千尺以师父、母亲、恩人的多重身份进入这段关系，公孙止则始终处于学习者、被照顾者、债务人的从属位置。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使得婚姻中所谓的“爱”从一开始就掺杂了依附与感激。本章将依次分析这段婚姻的缔结背景、初期的权力结构，以及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感情真相，并透过“闭穴功夫”的隐喻，揭示公孙止长期压抑的人格如何为日后的背叛与报复埋下伏笔。

第一节 裘千尺的负气出嫁

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始于一场偶然。据裘千尺自述，她因与兄长裘千仞争执而负气离家，流落江湖，误入绝情谷，与公孙止相遇，二人结为夫妻。

关于裘千尺与公孙止这段姻缘的起始，《神雕侠侣》原文虽着墨不多，却已埋下深层的悲剧伏笔。裘千尺因与兄长争执，一怒离开铁掌山，独自流落江湖，途中偶然踏入绝情谷，因而与公孙止结为夫妇。从动机来看，这场婚姻并非建立在平等相知、两情相悦的基础之上，更像是裘千尺离家之后寻求安身之所的命运际遇，二人的结合从一开始便缺少稳固的情感根基。

更为关键的是，裘千尺并非以普通女子的身份进入绝情谷。她出身铁掌帮，武功根基深厚，婚后将自身武艺倾囊传授给公孙止，又细心修补其家传武功中的

破绽，在武学层面上实际居于“授艺者”的地位。公孙止虽为谷主，却在武艺与处事上长期受裘千尺的影响与主导，两人之间自婚姻伊始，便形成了强弱分明、不对等的权力关系。这段以实力与控制为底色的关系，也为后来的反目与恩怨埋下了伏笔。

需要强调的是，固然这段婚姻并非两情相悦，不等于说双方完全没有感情。裘千尺对公孙止是有爱的，公孙止对裘千尺也并非全无感情，他受她武功传授，受她生活照料，更受她救命之恩，心中自然存有感激与敬重。但这份感情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力不对等的基础之上——裘千尺带着自己是上位者的心理优势进入婚姻，而公孙止则处于从属地位。双方虽有感情，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日后感情异化的种子。

第二节 婚姻初期的权力结构

婚后初期，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关系呈现出多重身份的叠加，二人既是师徒关系，也是母子关系，更是主仆关系，也是债主跟欠债人的关系¹⁸。每一种身份都在强化同一件事，就是权力的不对等。

裘千尺见公孙止内功修为尚有不足，于是将铁掌帮的武功精要倾囊相授。公孙止本就武功不弱，得裘千尺传授后与指点后，武功更有进益。表面上看，这是夫妻间的相互成就，实则隐含着一层深刻的权力关系——裘千尺是“给予者”，而公孙止是“接受者”；裘千尺占据知识高地，公孙止则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师

¹⁸ 陈墨，《情爱金庸》，页186。

徒关系的底色，使得夫妻间的平等对话从一开始就难以实现。

裘千尺不仅传授武功，还悉心照料公孙止的生活。从小说来看，裘千尺对公孙止的照料是母亲式的包办，她曾自述：“成亲后我不但把全身武艺倾囊以授，连他的饮食寒暖，哪一样不是照料得周周到到，不用他自己操半点儿心？”¹⁹这种全方位的照料已超出普通夫妻的相互扶持，带有强烈的包办与管控色彩。公孙止在这段关系中，既是丈夫，也是被安排、被管束的一方。裘千尺以“为你好”的姿态介入公孙止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夫妻关系异化为保护与被保护、管教与被管教的模式。这种管束与支配，已在极大程度上压缩了公孙止的个人空间。

更关键的是救命之恩。裘千尺回忆：“有一次强敌来袭，若不是我舍命杀退，这绝情谷早就给人毁了。”²⁰这份救命之恩，成为压垮夫妻平等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以后，裘千尺不仅是妻子、师父、母亲，更是公孙止的恩人。她凭借武功优势与救命之恩，以师长兼恩人的姿态自居，对他颐指气使、居功自傲，这种不对等的相处模式严重挫伤了公孙止的自尊心。²¹

几种身份叠加的结果，是夫妻关系的彻底异化。本该平等的婚姻，变成了“上位者与下位者”的支配关系。裘千尺在这段关系中占据绝对主导，而公孙止则沦为永远的“债务人”——他欠妻子的，是武功，是照料，是一条命。这些恩情，在婚姻关系中变成了无形的枷锁，让他无法在妻子面前抬起头来。

¹⁹ 金庸，《神雕侠侣》（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页 632。

²⁰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3。

²¹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第三节 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感情

如此，公孙止爱过裘千尺吗？小说并没直接给出答案。我们只能从他们婚姻的起点、过程和结局一步步探寻。

据裘千尺自述，婚后她将全身武艺倾囊以授，悉心照料公孙止的饮食寒暖，甚至在他遭遇强敌围攻时舍命相救，身上因此留下三处刀疤。这些付出，在她看来是夫妻恩爱的证明，也让她相信公孙止对自己是怀有同样感情的。

然而，这段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说话者是裘千尺本人。她以“给予者”自居的心态贯穿始终——在她口中，她是传授武功的人、是照料生活的人、是舍命相救的人。这种叙事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她所相信的“公孙止对她有感情”，究竟是公孙止发自内心的爱意，还是她对公孙止感激之情的自我解读？这一点，小说没有提供公孙止的视角作为印证。第二，小说只记录了裘千尺的付出，没有记录公孙止的回应。我们知道她做了什么，却不知道他当时怎么想、怎么感受。这段婚姻初期的情感真相，因此留下了一片空白。对此，下文提出三个问题，以进一步探寻这段关系的本质。

如果公孙止确实对裘千尺有过感情，那这份感情的底色是什么？

公孙止是一个长期处于“接受者”位置的人——接受裘千尺的武功传授，接受她的生活照料，接受她的救命之恩。而裘千尺则始终站在“给予者”的位置上。这种单向关系，与平等的夫妻之爱有着本质区别。即使公孙止对裘千尺有过感情，这份感情也必然掺杂了对“给予者”的依赖与仰视，而非两个平等个体之间的相互倾慕。

婚前公孙止是否知道裘千尺的身份？

原文没有明确交代。但从裘千尺“误入绝情谷”后二人成亲的叙述来看，更像是偶遇结合。她因与兄长裘千仞争执而负气离家，流落江湖，无意中来到绝情谷，与公孙止相遇，二人结为夫妻。整个过程没有预谋的痕迹。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公孙止是冲着“铁掌帮帮主之妹”的身份娶她。他当时面对的，只是一个流落到谷中的陌生女子。

最核心的问题：如果曾有过感情，为何后来能下狠手？

公孙止后来的行为——杀柔儿、挑断妻子筋脉、囚妻十六年、杀女不悔——与他当初对裘千尺的种种顺从形成巨大反差。这种转变如何解释？

答案或许不在于他“当初有没有爱”，而在于这段关系的本质：从一开始，这就是一段权力不对等的婚姻。裘千尺以恩人自居，动辄提醒公孙止“你欠我一条命”；她对他百般控制，从武功到生活，从大到小，无一不管。公孙止表面顺从，内心却早已积压了无数不满。杨过在听完裘千尺的叙述后，心中想到“定是你处处管束，要他大事小事都全听你吩咐，你又瞧他不起，终于激得他生了反叛之心。”²²

这句话道破了问题的本质：公孙止的“反叛”，是对长期被压制、被轻视的反弹。他后来的举动，不是因为“爱消失了”，而是因为“权力反转了”。一个长期处于弱势的人，一旦获得反击的机会，往往会比强者更狠。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极端报复，背后折射出男性对强势女性的深层恐惧。他将裘千尺推入深渊、挑断

²²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4。

筋脉，不仅是为了摆脱控制，更象征着男权秩序对挑战其权威的“大母亲”式女性的打压，试图以此回归正统的男性主导世界。²³

因此，回答“公孙止是否爱过裘千尺”这个问题，或许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小说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他内心世界的描写，我们能确认的只有两件事：第一，裘千尺确实爱过公孙止。她为他付出武功、照料生活、舍命相救——这一切都是真的。第二，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力和地位不对等的基础之上。裘千尺是“给予者”，公孙止是“接受者”；裘千尺以恩人自居，公孙止长期处于被控制的地位。这种关系格局，远比“爱或不爱”更能解释后来的悲剧。

当权力压迫超出承受极限，当被控制者终于等到反击的机会，那些无法言说的怨恨便会爆发出来。公孙止的狠，不是没有爱过，而是这段关系从来就不是爱能够承载的，以致后来扭曲。

第四节 “闭穴功夫”的隐喻：压抑的功夫，压抑的人格

在金庸的叙事中，公孙止的家传武功“闭穴功夫”，正是解读其人格与心理的关键。按照陈墨的看法，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人所练的武功，往往是其性格的外化与提示。²⁴

这门功夫的修炼条件是，必须长期远避油荤，一旦见血或破戒，数十年苦功

²³ 陈曦，《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页19。

²⁴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144。

便会原形毕露、脆弱不堪。裘千尺对它的评价是“难练易破，不练也罢。”²⁵

闭穴功夫的本质，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压抑的功夫。它以终身素食为代价，换取武功的维持。但这种压抑并非通过内在感悟化解欲望，而是以“强制隔离”的方式实现——公孙止甚至让绝情谷中所有人都成为素食者，将自我压抑变成了全谷的生活规则。对本性和欲望的刻意压制，并不会使其消除，只会让它越发膨胀，最终走向扭曲²⁶。

这种压抑模式，与公孙止在婚姻中的处境形成了鲜明同构。他在裘千尺面前，长期处于“厌烦和恐惧”的压抑状态——不能反抗，不能表达不满，更不能做真实的自己。表面顺从之下，是被不断挫伤的自尊与被压制的欲望。闭穴功夫的破绽恰好印证了这一点：压抑只能维持表面平静，一旦堤坝出现漏洞，被压制的欲望便会泛滥成灾，再也难以自我控制。公孙止与柔儿的私通、对小龙女的痴迷，乃至最终的丧心病狂，正是这种长期自我压抑后的畸形反弹²⁷。

裘千尺后来用自身鲜血破掉公孙止的闭穴功夫，极具象征意味——她以一滴血，亲手摧毁了他苦练多年的武功屏障；正如她多年来的控制与轻视，早已一步步破掉了他表面的“君子人设”，最终释放出他体内被压抑的“野兽”。

公孙止的压抑，不仅体现在武功修炼的方式上，更深植于他所处的空间之中。

绝情谷的阴冷与封闭，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座无形的精神牢笼。

²⁵ 金庸，《神雕侠侣》，页 659。

²⁶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44-146。

²⁷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页 145。

当一个人长期生活在充满不幸往事、漂浮痛苦记忆的空间中，空间本身便会成为腐蚀心灵、扭曲性格的枷锁。²⁸公孙止自幼浸润于绝情谷“绝情灭欲”的祖训之下，其人格的扭曲与压抑，早已在闭穴功夫之外埋下了更深的根源。

第五节 小结

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权力和地位的不对等之上。裘千尺以师父、母亲、恩人的多重身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公孙止则处于徒弟、孩子、欠债人的从属位置。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公孙止对裘千尺的敬爱掺杂了太多感激与依附，难以称之为纯粹的夫妻之情。当依附她变成压迫他，“敬爱”便迅速转化为怨恨。闭穴功夫的隐喻揭示得更深：长期压抑的欲望不会消失，只会以更扭曲的形式爆发。公孙止后来的背叛与报复，早已埋藏在婚姻初期的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之中。当时机来到，则权利和地位将会反转。裘千尺试图用强权驾御丈夫，最终导致两人因情生恨、相互算计。²⁹

²⁸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页 28-29。

²⁹ 刑海霞，〈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页 38。

第三章 情花之毒：背叛、报复与人性试炼

第二章的分析表明，权力不对等的婚姻结构使到公孙止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这种压抑需要一个出口，而情花的出现，恰好将婚姻中潜藏的“毒”推到了台前。情花既是绝情谷中独有的奇花，也是金庸对爱情本质的隐喻，入口甘甜，回味苦涩，遍身是刺，稍有不慎便为之所伤。本章将从情花的双重隐喻入手，分析公孙止在柔儿身上寻求的情感补偿，还原柔儿事件的完整经过与心理博弈，并追问裘千尺为何在目睹真相后仍选择相信谎言。最后，通过对比公孙止与杨过面对情花毒的不同反应，揭示情花丛作为“情感试炼场”的真正意义。

第一节 情花的双重隐喻

情花是绝情谷中独有的奇花，也是金庸在《神雕侠侣》中设置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这种花树“枝叶上生满小刺，花瓣的颜色却是娇艳无比，似芙蓉而更香，如山茶而增艳”³⁰，且“果子或青或红，有的青红相杂，还生着茸茸细毛，就如毛虫一般”³¹。情花树的果子十个里面有九个是苦的，偶尔有甜的，外表却看不出区别。

情花在小说中被赋予了爱情的象征意义，³²它的特性，从一开始就带着矛盾

³⁰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7。

³¹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8。

³²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页 44。

的双重底色。正如陈墨所言，情花“与其说是自然之物，不如说是文化心理的象征”，它身上的种种特征，都是对爱情本身的隐喻³³。

从表层来看，情花的某些特征和爱情的浪漫相呼应。它“入口香甜，芳甘似蜜，更微有醺醺然的酒气”³⁴，如同爱情初时给人的美好感受。它的花朵娇艳，香气袭人，与“情”字相连时，总是令人心向往之。

从深层来看，情花的特性则揭示了爱情的危险本质。它的果实“十果九苦”，花朵虽美，枝叶上却满是小刺。一旦被情花刺伤，本身并无大碍，但“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能动相思之念，否则苦楚难当。”³⁵情花之毒，乃与“情”共生的。若只是轻微刺伤，不动情便可自愈，但若如公孙止与柔儿那般被摔入情花丛中遍体鳞伤，三十六天后就会全身剧痛而死。一天内若是没有解药，便是神仙也难救。

此花名为情花，却生长在以“绝情”为名的山谷之中³⁶。绝情谷以“绝情”立规，要求谷中人摒弃情欲，然而情花偏偏在此繁盛，情感终究无法被彻底禁绝。这种空间与情感之间的尖锐对立，构成了小说中最具张力的“空间冲突”，³⁷越是绝情之地，情花越盛；越想断绝情欲，情感越是不可遏制。这种做法从根本上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³⁸绝情谷的主人公孙止，恰恰是最无情之人。公孙止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其性格的扭曲与压抑是必然的。当公孙止与柔儿私通之事败露，

³³ 陈墨，《文化金庸》，页 256。

³⁴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7。

³⁵ 金庸，《神雕侠侣》，页 548。

³⁶ 陈墨，《细读金庸》，页 29-30。

³⁷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页 29。

³⁸ 陈岸峰，《解构金庸》，页 108-109。

裘千尺将二人推入情花丛中，正是要用情花之毒，逼公孙止在她与柔儿之间做出选择。

第二节 公孙止的背叛

在裘千尺的管束下，公孙止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他对妻子既敬且畏，表面顺从，内心却积压着无数的不满。这种压抑需要一个出口，而柔儿的出现，恰好为他提供了这个出口，令其情感得以补偿。

柔儿是绝情谷中的婢女，她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隐喻。“柔”，与裘千尺的“刚”形成鲜明的对比。柔儿柔弱、顺从、依赖，她的存在让公孙止第一次体验到了“被依赖”的感觉³⁹。在裘千尺面前，他是接受者、学习者、被救者；在柔儿面前，他却是给予者、保护者、掌控者。

公孙止的选择，本质上是想扭转自己在婚姻中的逆境。他在柔儿身上寻找的，不是单纯的爱情，而是一个能让他找回男人尊严的女人。像他这样内心渴望掌控却处处被压制的男人，需要柔儿这样柔顺的女性来确认自己的价值⁴⁰。

然而，这场背叛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脆弱的背叛”。柔儿能给公孙止的，只是暂时的情感补偿，而非真正的救赎。当危机降临时，这份本就脆弱的感情，便迅速现出原形。

³⁹ 陈墨，《情爱金庸》，页 186。

⁴⁰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第三节 柔儿事件

柔儿事件是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的转折点。裘千尺无意中发现公孙止和柔儿的私情，并且还知道了他们二人要私奔的计划。私奔当日，裘千尺趁公孙止还没赶到相约的地点，便先将柔儿摔入情花丛中。公孙止赶到后，她扣住他脉门，也把他摔了进去。二人先后中毒，遍体鳞伤。

情花毒需要绝情丹来解其毒性，但当公孙止与柔儿赶到之时，却发现裘千尺早已将几百枚的绝情丹浸在砒霜水中，就算解了情花之毒，也会被砒霜给毒死。公孙止到静室向裘千尺求情，求放了他们二人的性命。裘千尺只给了公孙止一枚绝情丹，对公孙止说，绝情丹只剩这一枚了，让他自己决定救谁。公孙止接过解药，来到丹房，对疼的打滚的柔儿说愿意与她同死。柔儿信以为真，满脸感激之情。

然而公孙止抽出长剑，一剑刺入柔儿的胸口，杀了她，随后用她的尸体擦净剑上血迹，若无其事地将剑收回鞘中。紧接着，他转身向裘千尺下跪求饶，发下几百个毒誓，说绝对不再犯了。之后，公孙止一直劝裘千尺喝酒，把她灌得大醉。待裘千尺不省人事后，公孙止挑断她的手筋脚筋，将她推入地底石窟。

这一连串动作中，最令人心惊的，是公孙止的冷静。杀柔儿前，他说“我跟你一块死”⁴¹，这是谎言；杀柔儿后，他用她的尸体擦净剑上血迹，这是冷酷；转身向裘千尺下跪，称柔儿为“贱婢”，这是翻脸无情。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毫无犹豫，可见他早已想好自保之策。而此后挑断裘千尺的筋脉，将她囚禁在地底

⁴¹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5。

石窟里，更是彻底的报复。

柔儿的悲剧在于，她至死都相信公孙止会随她而去。她不知道，自己只是公孙止用来换取活命机会的筹码。

第四节 裘千尺的心理

裘千尺在窗外亲眼目睹了全过程——她看到公孙止杀柔儿，看到他擦剑，看到他下跪求饶。按理说，一个能瞬间杀死情人、冷静擦剑、转身就喊“贱婢”的男人，他的“悔悟”没有多少可信度。

但裘千尺竟然信了。她见公孙止亲手杀了柔儿，且他事后设宴赔罪，言辞恳切，便自以为他是真心悔悟，心中大为得意欢喜。于是她也“胸怀欢畅，竟然喝得沉沉大醉。”⁴²等到裘千尺醒来的时候，她早已被公孙止挑断筋脉，囚入石窟了。

因为她的自负，让她付出巨大的代价。她认为公孙止选择她、杀柔儿，是因为“她更重要”。这份相信，源于她对这段婚姻的投入，她付出了那么多，当然希望得到回报。她坚信公孙止的一切成就拜她所赐⁴³，故他不敢也不能反叛。裘千尺以为自己掌控了一切，却没想到自己最终的结局比柔儿还惨。

像裘千尺这样强势又自以为是的女人，到头来只能自食其果。她对丈夫有感情却从不把他放在眼里，故一腔真心终究落空；而公孙止对妻子虽有敬畏，却从

⁴²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6。

⁴³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未有过真正的爱意，这份敬畏最终反而成了他背叛的理由⁴⁴。裘千尺的悲剧根源，是源于她对公孙止的控制与轻视，而非单纯的“爱错人”⁴⁵。

第五节 身中情花毒的对比

公孙止与杨过同样深受情花毒之苦，然二人反映出不同的人性底色。

公孙止与柔儿是被裘千尺丢入情花丛中，因中毒太深，因此必须服用绝情丹才能活命。杨过与小龙女则是被公孙止下令，让绝情谷中的弟子把情花堆到杨过身上，杨过因此中毒。小龙女见杨过受苦，就扑到他身上与他同甘共苦，也因此中毒。两对情侣都是被迫中毒，但面对生死考验时，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中毒时，公孙止与柔儿是偷偷私会，而杨过与小龙女是光明正大的相爱。裘千尺将绝情丹全部毁掉，只留一枚逼公孙止在情人与自己之间抉择。而裘千尺对杨过，先是逼他娶公孙绿萼，被拒绝后，又以解药为筹码，要挟他去杀郭靖、黄蓉。

面对生死，公孙止选择杀柔儿自保。他先对柔儿说“我跟你一块死”⁴⁶，骗得她满怀感激，紧接着一剑刺入柔儿的胸口，将她杀死。杨过则选择宁死不屈，他宁可娶绿萼，宁可毒发身亡，也不愿违背对小龙女的承诺；他答应去杀郭靖，本是想借机报仇，但真正面对郭靖时，却因郭靖的赤诚与大义而下不了手。结局

⁴⁴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⁴⁵ 陈墨，《细读金庸》，页 33。

⁴⁶ 金庸，《神雕侠侣》，页 635。

也截然不同。柔儿死，公孙止苟活；杨过与小龙女历经磨难，最终重逢。

情花丛作为“情感试炼场”的意义在此凸显：它检验的不是武功高低，也不是聪明才智，而是人在生死关头的选择。公孙止选择了自己，杨过选择了坚守。同一片情花丛，照出的是两个人完全不同的人性底色。

第六节 小结

柔儿事件是公孙止与裘千尺婚姻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婚姻是控制与压抑的对峙，公孙止表面顺从，内心积压不满；在此之后，婚姻进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公孙止在这场事件中暴露了他的本质：自私、懦弱、凶狠、毒辣⁴⁷。他能杀情人，能擦剑求饶，能下跪发毒誓，能趁醉挑断妻子筋脉——这一切都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压抑后的极端爆发。

裘千尺的悲剧则在于她控制了一切，却控制不了丈夫的心。她以为付出可以换来忠诚，以为掌控可以杜绝背叛，却不知被控制的人，终有一天会反噬。她的自负，让她低估了公孙止的城府，也让她在亲眼目睹真相后仍选择相信谎言。

而身中情花毒的对比，则将这场婚姻悲剧提升到更普遍的层面，同一场试炼，照出不同的人。公孙止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他人性的必然⁴⁸。情花丛见证了他

⁴⁷ 陈墨，《形象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页133。

⁴⁸ 陈墨，《情爱金庸》，页186。

心之“毒”，也宣告了这段婚姻的不可挽回。

第四章 砒霜与同归于尽：牺牲与余论

如果说情花是“爱之毒”，那么砒霜就是“恨之毒”。在柔儿事件之后，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彻底走向了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十余年后，两人在绝情谷重逢，昔日的夫妻之情已荡然无存，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恨。本章将分析砒霜作为“恨之毒”的象征意义，还原二人重逢对峙的场景，并讨论女儿公孙绿萼在这场婚姻悲剧中的牺牲。通过与《书剑恩仇录》中天山双鹰的跨文本对比，进一步揭示权力结构是否平等，如何决定了怨偶的最终走向——即走向殉情，还是走向相杀。

第一节 重逢与对峙：砒霜之恨

砒霜在《神雕侠侣》中只出现一次，就是裘千尺将数百枚绝情丹浸入砒霜水，最终只余下三颗未被毒浸，却先只拿出一颗，故意误导公孙止，逼他在生死间做出抉择。

如果说情花是“爱之毒”，那么砒霜就是“恨之毒”。情花让人在动情时痛苦，是爱的异化；砒霜则直取性命，是恨的极致与决绝。在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中，砒霜象征着不留余地的毁灭。它不是中毒后的挣扎，而是主动投下的致命毒药；不是控制与反抗的拉锯，而是你死我活的彻底了结。

这份“砒霜之毒”，在两人十余年之后的重逢中彻底爆发。裘千尺被囚禁在地底石窟十余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铁掌帮千金。她被公孙止挑断手

筋脚筋，手足无力，无法站立行走，只能盘膝而坐，靠枣实和井水活命。长年不见天日，令她半身赤裸、秃头枯槁，满面皱纹，只有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满脸怒容，凛然生威。她练成了一门奇特的功夫，口吐枣核钉，能在数丈之外取人性命。

公孙止呢？他仍是绝情谷主，表面执掌绝情谷，风光依旧，内心却早已腐朽不堪。他对女儿公孙绿萼冷淡疏离。十余年里，他以为裘千尺早就已经死了，却不知那个被他挑断经脉、推入地穴的女人，一直在暗中等待报复的机会。

二人重逢于公孙止与小龙女的婚礼之上。裘千尺假扮成二哥裘千仞，说了句：“我和你谊属至亲，你假装不认得我么？”⁴⁹ 公孙止不信眼前人是裘千仞，便令随从取出一封书信当众朗读，信中内容说了裘千尺的大哥裘千丈在铁掌峰上死于郭靖和黄蓉之手。裘千尺听后又悲又痛。她随即揭下面具，当众揭穿他当年私通柔儿、挑断她筋脉、囚禁十余年的种种恶行。公孙止非但不认错，反而历数裘千尺的恶行，将一切归咎于她。

这一刻，两人之间早已没有“爱”的痕迹。剩下的只有恨，十余年累积的、深入骨髓的恨。这份恨，就像当年那碗砒霜水，一旦沾上，便再无回旋的余地。

第二节 公孙绿萼——父母婚姻的牺牲品

公孙绿萼是这段婚姻最无辜的牺牲品。她自幼以为母亲早已亡故，而父亲对她冷淡疏离。她从未见过正常的夫妻关系，却在这样冰冷的环境中长成了一个善

⁴⁹ 金庸，《神雕侠侣》，页 644。

良、真诚、愿意为爱牺牲的人。

公孙绿萼同样生长在绝情谷这一冰冷、压抑的空间中，但她并未被同化。相反，她对杨过的深情与赴死的勇气，正是对这一封闭环境的激烈反抗。⁵⁰在父母互相残杀、谷中人人绝情的背景下，绿萼的善良与牺牲，成为人性中超越阶级与恩怨的一抹亮色。

杨过的出现，让她第一次感受到一种不同于绝情谷冰冷生活的气息。他言谈风趣，举止不羁，有时甚至带着几分调笑。公孙绿萼从未遇到过这样的男子，不禁心动不已。但她深知杨过心中只有小龙女，故从未奢望得到回应。⁵¹小龙女为救杨过性命，劝他迎娶公孙绿萼以换取解药，这番对话恰好被躲在一旁的她听见。她亲耳听到杨过对小龙女表明心迹：“你我既然两心如一，怎容另有他念？”⁵²公孙绿萼彼时心中幻想彻底破碎，神不守舍。这时候，她已经心存死意了。

失魂落魄之际，她无意中听到父亲与李莫愁的密谋。公孙止明知会伤她性命，却以“那恶妇十分精明，我女儿倘若只中假毒，焉能瞒得过她？”⁵³拒绝了李莫愁用假毒的提议，直言：“我虽舍她不得，可更加舍你不得。”⁵⁴这让公孙绿萼万念俱灰。

⁵⁰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页 29。

⁵¹ 曾玟莲，〈《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页 97。

⁵²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47。

⁵³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51。

⁵⁴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51。

她本就心存死意，此刻更是彻底绝望。⁵⁵但她转念一想，既然父亲要用她来骗解药，她索性真的用情花刺伤自己，逼母亲拿出解药，以此帮杨过争取活命的机会，也顺了自己求死的心。

后来夺丹的过程中，公孙止被裘千尺的枣核钉逼得走投无路，便扣住女儿的脉门将她当作人质。公孙绿萼眼见父亲如此狠绝，又看到杨过为顾及她而不敢上前，便用尽最后的力气，将额头撞向父亲的黑剑。公孙止心中微微一酸，但随即又将女儿的尸体向后抛出，挡下裘千尺的枣核钉。

这“微微一酸”，与其说是父爱，不如说是一个自私之人面对亲生骨肉惨死时本能的一丝不适。他与李莫愁密谋时，明知计划会害死女儿，却拒绝了保全女儿性命的假毒方案，直言：“我虽舍她不得，可更加舍你不得。”⁵⁶两相对照，这点转瞬即逝的酸楚，恰恰证明了他对女儿的死根本不当一回事。

公孙绿萼的死，是父母婚姻悲剧最令人心痛的代价。她的选择与公孙止当年为求自保、狠心杀死柔儿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为爱甘愿牺牲，一个为命不惜杀人。公孙绿萼虽然是主动撞向父亲的黑剑，但这是她被父亲逼到绝境后的自我了断。公孙止虽未亲手杀死女儿，却间接害死她。

裘千尺同样难辞其咎。她手握解药，却以让杨过娶公孙绿萼或杀郭靖、黄蓉为条件，迟迟不肯交出。公孙绿萼正是在走投无路之下，才选择自刺情花，逼母亲拿出解药。若裘千尺早些拿出解药，这场悲剧或许根本不会发生。公孙止是主

⁵⁵ 曾玟莲，《〈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页 97。

⁵⁶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51。

动的加害者，裘千尺是被动的推手，两人共同将女儿推向了死亡。⁵⁷

第三节 殉情与相杀的对照——以天山双鹰为例

在《书剑恩仇录》中，也有一对争吵一生的怨偶，即天山双鹰陈正德与关明梅。

他们数十年来口角纷争，没一日安宁。纷争根源是关明梅年轻时与袁士霄有过一段情，但在一次争执后，袁士霄远走他乡，多年不见音讯。关明梅久候无望，这才嫁给陈正德。⁵⁸二人成婚后袁士霄却又归来，随后还跟随他们移居天山，与他们比邻，陈正德因此疑心妻子旧情未断。两人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但谁也没有离开谁。

转折发生在他们与香香公主一起玩挑沙堆游戏时，陈正德不慎碰倒蜡烛，被罚唱了一段吹腔。关明梅从未见过丈夫如此憨态，心中怡然快乐，回想起初婚时的甜蜜，忽然意识到这些年来自己从来未好好对待丈夫，常常无理发怒，而丈夫却始终一往情深，吃醋吵嘴说到底也是因为爱她才如此。她心中歉然，伸手握住了丈夫，陈正德受宠若惊，热泪盈眶。关明梅又向他微笑，夫妻间数十年的隔阂，在此刻悄然消融。这场童稚天真的游戏成为了天山双鹰婚姻的转折点，关明梅的感悟“是向婚姻之爱的一种开拓”，她放下了对旧情的执念，转而珍惜眼前的丈

⁵⁷ 陈墨，《细读金庸》，页 56。

⁵⁸ 陈墨，《情爱金庸》，页 193。

夫。⁵⁹

后来，陈正德在激战中背后中剑，自知伤重难治，他对关明梅说，自己对不起她，让她之后回去找袁士霄。关明梅听了，反问他还不知道自己这几个月来的心意，说罢横剑自刎。陈正德抱着她的尸体，放声大哭，随后气绝身亡。

天山双鹰与公孙止夫妇，虽然都是争吵一生的怨偶，但两对夫妻的婚姻本质截然不同。

天山双鹰的争吵，根源是陈正德对妻子旧情的猜忌。这份猜忌，源于他在乎关明梅。他吃醋、他敏感、他有时不讲理，但他的所有情绪，都是因爱而起。关明梅虽然暴躁，但她会在游戏中被丈夫的憨态打动，会反思自己“从来没好好待他”⁶⁰，会在丈夫临死前用自刎证明自己的心意。两人的感情是双向的、对等的。陈正德选择忍让，是因为爱，不是因为他没有权力；关明梅最终殉夫，是因为她心里有丈夫，不是因为她被道德绑架。他们的关系，本质上是平等的，两个人都有独立的人格，只是性格不合、沟通不畅，才会吵吵闹闹几十年。

公孙止与裘千尺则截然不同。裘千尺的爱与控制绑定，她以恩人自居，将夫妻关系异化为师徒、母子、主仆。公孙止长期处于被压制的地位，表面顺从，内心积压着无数不满。两人的感情从一开始就不平等，裘千尺是“给予者”，公孙止是“接受者”。当压迫超出承受极限，公孙止选择反扑，杀情人、囚妻子、逼死女儿。两人的婚姻，从控制开始，以背叛转折，以毁灭告终。

⁵⁹ 陈墨，《情爱金庸》，页194。

⁶⁰ 金庸，《书剑恩仇录》（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页499。

结局的差异，是这种本质区别的终极证明。天山双鹰以殉情告终，即陈正德伤重，关明梅自刎追随。殉情的前提，是两个人之间有爱，愿意为对方赴死。公孙止与裘千尺则以同归于尽收场：裘千尺设下伪装的陷阱算计公孙止，公孙止失足坠入深穴时，反手将她一同拉下，最后“一对生死冤家化成一团肉泥，你身中有我，我身中有你，再也分拆不开。”⁶¹相杀的前提，是两个人之间只有恨，只想让对方死。

在金庸笔下有不少的爱情故事中，女性往往扮演着男性“精神导师”的角色，如黄蓉之于郭靖、小龙女之于杨过、任盈盈之于令狐冲。然而在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中，这一结构完全失衡，裘千尺并非“精神导师”，而是“控制者”；公孙止也非“被引导的英雄”，而是“被压制的弱者”。这正是这段婚姻走向毁灭的结构性原因。⁶²

天山双鹰的悲剧，是爱被猜忌遮蔽，但爱始终在，且根基是平等的。公孙止与裘千尺的悲剧，则是权力与控制的博弈，根基是不平等的，所以爱早已消亡。双鹰最终能在和解中死去，是因为他们心中仍有彼此；公孙止与裘千尺至死都在互相残杀，是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仇恨。关明梅感悟到：“一个人天天在享福，却不知道这就是福气，总是想着天边拿不着的东西，哪知道最珍贵的宝贝就在自己身边。”⁶³，陈墨认为这代表了金庸的智慧，也揭示了人性中一个普遍的特点，总

⁶¹ 金庸，《神雕侠侣》，页 1084。

⁶² 陈岸峰，《解构金庸》，页 111-112。

⁶³ 金庸，《书剑恩仇录》，页 541。

是追逐天边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身边的珍宝。⁶⁴从这个角度看，双鹰的结局虽有苦楚，却仍有和解与温情的回甘；而公孙止夫妇的结局，则是彻头彻尾的毁灭，不留余地。

第四节 小结

公孙止与裘千尺的婚姻，始于权力的不对等，终于互相的毁灭。

十余年后重逢，两人之间已没有爱的痕迹，只剩下深入骨髓的恨。这份恨，如同当年那碗砒霜水，一旦沾上，再无回旋余地。情花是爱的异化，砒霜是恨的极致。二者交织，构成了从爱到恨、从控制到毁灭的全部过程。

女儿公孙绿萼的死，是这段婚姻中最令人心痛的代价。在互相残杀的父母身边，她却长成了一个善良、愿意为爱牺牲的人。她的选择，与公孙止当年杀柔儿自保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为爱牺牲，一个为命杀人。公孙止是主动的加害者，裘千尺是被动的推手，两人共同将女儿推向了死亡。

天山双鹰的对照，则揭示了怨偶的两种可能。当爱被猜忌遮蔽，但根基平等时，仍有复苏的机会；当爱被权力异化，根基不平等时，便只有毁灭一途。双鹰最终能在和解中死去，是因为他们心中仍有彼此；而公孙止与裘千尺至死都在互相残杀，是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仇恨。

同葬地穴的结局不是偶然，而是这段婚姻的必然。当砒霜与情花相遇，当爱变成恨，毁灭便是唯一的出路。

⁶⁴ 陈墨，《情爱金庸》，页 195。

第五章 结语

本研究以“砒霜”与“情花”为双重核心意象，系统梳理了这段婚姻从缔结、权力博弈到背叛、报复、同归于尽的全部过程。研究发现，权力与地位的不对等是婚姻走向毁灭的根源。裘千尺的爱与控制绑定，公孙止长期被压制，当依附变成压迫，敬重便转化为怨恨。情花是爱的异化，砒霜是恨的极致，二者共同勾勒出从爱到恨、从控制到毁灭的完整轨迹。

在婚姻缔结阶段，裘千尺与公孙止的结合并非两情相悦，更像是一场命运的偶然。裘千尺带着铁掌帮的武学底蕴与强势性格进入绝情谷，公孙止虽为谷主，却在武艺与处事上长期受其影响与主导。这种强弱分明的权力格局，使得婚姻中的“爱”从一开始就掺杂了依附与感激。裘千尺以“给予者”自居，将夫妻关系异化为师徒、母子、恩人与债务人的多重不对等关系，严重挫伤了公孙止的自尊心。闭穴功夫作为公孙止的家传武学，本质上是一种自我压抑的功夫，需要以终身素食为代价维持武功。这种强制隔离的压抑，与他在婚姻中的处境如出一辙。公孙止表面顺从，内心却积压着无数的不满与欲望，最终以扭曲的形式爆发。

柔儿事件是这段婚姻的转折点。裘千尺将公孙止与柔儿推入情花丛，又将绝情丹浸入砒霜水，只给公孙止一枚绝情丹，逼他在自己与柔儿之间做出选择。公孙止先假意表示愿意与她同死，骗取柔儿的信任，然后一剑把她刺死，再用她的尸体擦干净剑上的血迹，转身向裘千尺下跪求饶。杀柔儿后的假意悔过、灌醉裘千尺、挑断其筋脉、囚入地窟，每一步都是精心算计的报复。裘千尺在窗外亲眼目睹全过程，却仍然相信公孙止是真心悔悟的，根源不在于她天真，而在于她的

自负，她坚信公孙止的一切成就拜她所赐，不敢也不会反叛。这种自负，让她在亲眼目睹真相后仍选择相信谎言。

情侣中情花毒之对比则将这场婚姻悲剧提升到更普遍的层面。公孙止与柔儿是被迫中毒，杨过也是被迫中毒，而小龙女则是主动扑倒杨过身上与他同甘共苦。但是，他们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公孙止选择杀柔儿自保，杨过则宁死不屈。杨过宁可不要公孙绿萼、宁可毒发身亡，也不愿违背对小龙女的承诺。他答应去杀郭靖，本是想借机报仇，但在真正面对郭靖时，却因郭靖的赤诚与大义而下不了手。同一片情花丛，照出的不是武功的高低，而是人在生死关头的人性底色。公孙止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他人性的必然。

十余年后，裘千尺从地窟脱困，与公孙止在婚礼上重逢。两人之间已无爱意，只剩下深入骨髓的仇恨。女儿公孙绿萼自幼以为母亲已死，父亲对她冷淡疏离，在冰冷中长大却保留了善良与真诚。她亲耳听到杨过拒绝娶她，又偷听到父亲与李莫愁的密谋。公孙止明知计划会伤害女儿，却拒绝了李莫愁用假毒保全性命的提议。公孙绿萼万念俱灰，最终在父亲的剑下了断自己。她的死，是父母婚姻悲剧最沉重的代价。公孙止虽然没有亲手杀死女儿，却是间接的元凶；裘千尺手握解药却百般刁难，同样难辞其咎。天山双鹰的对照进一步印证了核心论点。陈正德与关明梅同样争吵一生，但他们的争执源于对彼此情感的在乎，两人地位平等，最终能在和解中殉情；公孙止夫妇的争执源于权力与控制的博弈，地位不平等，最终只能同归于尽。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三。第一，填补了金庸研究中怨偶叙事的空白，拓展了情感书写的讨论维度。第二，提出了砒霜与情花的双重核心隐喻，以砒霜象征恨

的极致，以情花象征爱的复杂与危险。第三，揭示了公孙止内心世界在小说中的缺乏现象。金庸从未直接描写他的心理活动，这一缺乏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本特征。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对绝情谷的空间分析不够深入，跨文本对比案例较为单一，对公孙止内心“缺失”的探讨未能从叙事学角度深入分析。后续研究可从空间叙事、更多怨偶类型对比、版本比较等方向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专书

1. 陈岸峰,《解构金庸》,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20。
2. 陈墨,《众生之相——金庸小说人物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 陈墨,《细读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
4. 陈墨,《文化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
5. 陈墨,《形象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
6. 陈墨,《情爱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5。
7. 金庸,《书剑恩仇录》,广州:广州出版社,2009。
8. 金庸,《神雕侠侣》,广州:广州出版社,2003。
9.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期刊论文

1. 邓嘉祺,〈问世间情为何物——论《神雕侠侣》中“绝情谷”的空间书写〉,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4期,页27-31。
2. 刑海霞,〈情爱与生命的现代追寻——论金庸武侠小说〉,《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页37-38。

学位论文

1. 陈曦,《论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重庆: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2. 曾玟莲,《〈神雕侠侣〉情爱关系研究》,台北:淡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